

只要遊戲還沒結束，故事就不會迎向結局。

這樣故事的結局也會因此而不同。

所以，這樣做的自己，是完全正確的。

不知道是因為緊張還是興奮抑或其他原因，站在大廳桌前Shire緊握著鑰匙微微發著抖。

沒有任何人看到，是完美的犯罪。

所以不會有人知道是自己偷的。

所以遊戲還是會繼續下去——

——故事永遠不會結束。

想到這裡Shire露出了猙獰的微笑。

「啊~那個不可以~」身後響起了清亮的聲音殘忍的打斷了他的妄想。

Shire快速的迴過身看著眼前抱著玩偶的人，雙瞳閃著警戒的光芒。

對方一就是那副笑盈盈的樣子，身上穿著的螢光綠衣服骯髒的讓人不禁皱眉，手上的狐狸布偶爆出了棉花，裡面似乎還藏著甚麼東西。

被發現了。Shire腦中浮起的第一個想法。

眼前的男人Shire不面生，之前出來晃晃的時候有看過對方，特殊的髮色還有個性不難讓他留下印象。

臉上掛著神經病一般的微笑，帶著一些些諷刺，卻足以讓Shire感到憤怒和警戒。

「……」兩人對視了一會，最後是由44開口了。

「那個不行啦——那個是——我的哦——」語畢又笑了幾聲，緊盯著Shire手上攥緊的拳頭，好似能夠穿透一樣的，用注視情人一樣的眼神看著裡面的事物。

就是那個吧——裡面的——院長大人留下來的——

他可是聞到了啊——親愛的、院長大人的、味、道。

「……」依舊不語的看著對方，看來是遇到了競爭對手，雖然自己沒有這麼堅持這把鑰匙，但是拱手讓人可不是他喜歡的方式。

看了看外頭熾熱的太陽，似乎讓他頗不愉快，他只好又轉了回來看著對方。

「那就公平競爭吧，用最簡單的方式。」眯起了眼，Shire看著他。

44愣了一下，隨後又咯咯的笑了起來，看來是同意了。

果然是今天出門的方式錯誤了。Shire為沒有搶到鑰匙再加上悶熱的天氣而感到有些氣憤。

他走到了厚重的窗簾旁，輕輕撥開了窗簾，噬血般的夕陽被宛如猛獸大口的都市大樓給吞食。

月亮已經出來了，他的夜晚已經降臨。

他仰首看著月亮，伸手似乎想要觸碰，想要和她說說話。

原來是這樣嗎？親愛的母親啊。凝視著月亮，Shire心中這樣問著她。

明白了明白了原來是這樣啊。

怒氣似乎被月亮給慰藉，Shire拉開了窗簾讓月光透進了已經習慣被黑暗所占據的房間。

原來是這樣嗎？原來是這樣啊。

重新勾起了一抹微笑，哼著小調的Shire走回了他的棺材，在月光的壟罩下被棺材裡鮮紅柔軟的絲綢包覆，一如在母親懷抱裡的幼兒。

如果美麗的月亮告訴他時機還沒到的話，那他便不會出手。

將沾上了一些泥巴的手舉到了自己的視線內，看著自己的手掌，嘴邊殘留的血跡不難讓人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霎時他又不悅的咋舌。

那時候果然應該出石頭的。